

乡之魂

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

江湖 著

作家出版社

研究叢書

第五卷

丛书主编 赵遐秋 金坚范

江湖 著

乡之魂

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

作家出版社

丛书主编 赵遐秋 金坚范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

第五卷

研究叢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之魂——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江湖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7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赵遐秋, 金坚范主编)

ISBN 7-5063-3710-X

I. 乡… II. 江… III. ①钟理和-人物研究②钟理和-文学评论 IV. ①K825.6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4413 号

乡之魂——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

作者: 江湖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02 千

印张: 8.25

插页: 3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710-X

总定价: 200.00 元 (全十一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江湖 本名胡军，196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现在某媒体任文化记者。除撰写大量文化新闻稿件外，另有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发表，并为部分电视片出任策划。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

- 第一卷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 第二卷 张我军评传
- 第三卷 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 第四卷 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 第五卷 乡之魂——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
- 第六卷 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 第七卷 林海音评传
- 第八卷 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
- 第九卷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 第十卷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 第十一卷 自我完成 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

责任编辑：冯京丽 装帧设计：张晓光

丛书顾问： 金炳华
陈映真

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

——代总序

陈映真

在金炳华先生指导下,由赵遐秋、金坚范两位先生主编的“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批研究成果、十一部专著就要出版了。

这十一部专著是:刘红林的《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田建民的《张我军评传》,樊洛平的《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石一宁的《吴浊流:面对新语境》,江湖的《乡之魂——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沈庆利的《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周玉宁的《林海音评传》,汤淑敏的《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赵遐秋的《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肖成的《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以及白舒荣的《自我完成 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这十一部专著,或评传,或作家论,或作品论;同是评传,有的偏重文学传记,有的则多一些评论色彩。不论专著形式是什么,它们无不真实地总结了台湾文学发展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的文学实绩、文学创作的经验。这,确是值得我们台湾文学研究界可喜可贺的。

这套“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的主编请我为该丛书作序,我备觉荣幸,却也诚惶诚恐,深感自己才疏学浅,力不从心。再三思忖,又觉盛情难却。近期,我曾有一篇题为《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的演讲辞,似

能勉强交差,征得主编同意,放在卷首,以为“代总序”,是为敬意。

一、前言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璀璨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学,以那个民族的语文之审美的形式,表现其民族文化的心灵;而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酿造了那个民族的文学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这都是毋庸置疑的共识。

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中华文化和与之相应的中华文学丰富多彩,丰富繁荣。其中既有鲜明的民族共性和同一性,同时也有突出的地方的、历史的独特性。

时间的限制,不允许我们在此论及台湾原住各民族的文化 and 他们的口传文学。

中华民族最早在台湾留下劳动与生活的踪迹,可上溯到第3世纪的三国时代。然而中华民族的典章制度和文明教化在台湾岛上实践,要等到明郑入台时的17世纪60年代以后,设立府、县,任命府尹、知县。同时,随着郑成功入台的大陆著名文人学士,借着明郑当局广设官学,积极建设以科举为经纬的文化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影响。由较早的沈光文及后来的沈佺期、辜朝荐等人的创作,留下了台湾第一批台湾地方文学作品,动情地表现东渡流亡之人对故园乡关的怀思和立志恢复明室的情怀。

1683年,与清王朝对峙的明郑败亡,台湾收复后,大量的大陆闽粤移民涌入。在清统治下,官学更加普及,而科举制度更加正规化,中华文化和文学更加昌盛。此时大陆来台的游宦作家,例如郝永和,留下杰出的游记、诗歌、散文和地理学笔记。而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国势遭到沉重打击。这期间的各家作品,或关怀民生疾苦,或歌咏亚热带宝岛乡土风光。另有姚莹、沈葆楨、丘逢甲等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写下了保国忧时、抗击帝国主义的视野空前开阔的作品,表现

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壮怀激越,动人心弦。

二、台湾的殖民地化和台湾 新文学的发展

1895年,台湾依耻辱的《马关条约》割让日帝,沦为殖民地。在异族统治下,遗民作家如丘逢甲、洪弃生和连雅堂等人,留下了哀国破之惨痛、砥砺汉节的作品,使他们成了殖民地台湾的第一代反帝抗日作家。

1915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台湾农民武装抗日斗争全面失败。1920年左右,台湾人民改变抗日策略,展开“非武装抗日”时期。与之相适应,台湾新文学运动便在这一波现代抗日民族、民主斗争中发轫、成长与成熟。受到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以东京为基地,以汉语白话文为主要语文,由留日台湾知识分子先后编刊的杂志《台湾青年》、《台湾》和《台湾民报》等为言论阵地,发动了一场台湾的新旧语文革命和相应的新旧文学革命。在理论资源和文学创作上,台湾新文学直接受到陈独秀、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岛内主张以汉语白话文和新文学体裁创作的阵营,与主张仍然使用文言文和旧文学体裁的一方展开激烈的争锋,结果旧派不敌新派,台湾新文学在日帝统治下的台湾宣告其胜利。

台湾新文学的登场,是作为台湾反日民族、民主运动之一翼而发展的。而在日帝强权统治下已经二三十年,强行日语同化教育的环境下,台湾新文学作家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朱点人、杨华、张深切、吕赫若、吴浊流等小说家,绝大多数仍坚持以汉语白话文写作,在题材上一律宣扬反日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表现了他们在日帝统治下

坚守中华文化、顽强不屈的抵抗的英姿。

三、殖民地下坚决守卫民族精神 和民族语文的斗争

台湾居民太半为大陆闽粤移民,口说闽粤方言,与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颇难相通,加以日帝据台,使台湾人民无法共有中国现代共同语形成的经验,又加上日人处心积虑收夺台湾的闽客方言,以强制教育灌输日本语剥夺台湾人民的母语,有识之士痛感到在殖民地下丧失民族语的危机。19世纪30年代初,台湾抗日进步文坛内部,为了文学大众化和提倡大众语文,发生了所谓“台湾话文”论争。

以黄石辉、郭秋声为中心的一派,觉察到白话文对一般台湾劳动人民无异新的文言文,因而主张把闽南方言文字化。这显然是当时“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建设”在殖民地台湾条件下特殊的提法。另外则有以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等为中心的,坚持自学地推广汉语白话,使白话文进一步大众化而以“台湾话文”的建设为多余的一派。这使人想到鲁迅和瞿秋白也主张不同策略的大众语方策。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方言的表记和表音从来会遇见难解的问题。激烈主张建设“台湾话文”的黄石辉、郭秋声皆反对以罗马化解决,避免母语脱离民族语言表现系统,主张以传统六书的原理研究方言表记,也主张方言文字化最终形成全民族可以共通的表音和表记。激烈的语文革命,目的在解决殖民地下的大众语问题,以寻求对广大大众宣传、教育、启蒙和煽动手段的答案。而欲达到此目的,又决不牺牲中华文化的语文资产与传统!

80年代“台独”文学论起。其论者以“台湾话文运动”为“台湾

文学抗拒中国白话文”，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之表现。但新的数据显示，黄石辉在面对白话文派究问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何需倡导“台湾乡土文学”时，黄石辉明确回答，正因台湾非独立国，才倡导“台湾乡土文学”而未倡导“台湾文学”。“台独”文论的曲解捏造，在史实面前成为徒劳！

四、在残暴的“皇民文学”高压下 坚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气节

殖民制度带给被殖民民族最大的灾难是收夺其民族母语，以制度化的民族歧视挫折其民族自尊，迫使被殖民者在社会、政治和精神上奴隶化。

1940年后，日帝扩大对华南及南太平洋的侵略，除了强化对台湾、朝鲜及其在华日占区的劫掠与镇压，并在这些地区施展各种精神和心智的控制，强力宣传日本皇国思想与战争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上，则在台湾等地推广支持和宣传向日同化和日帝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

但是，“皇民文学”除了周金波和陈火泉等极少数汉奸文学家，日统下台湾作家都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引起日本当局与在台日本官方作家的不满。1943年以西川满、滨田隼雄为首的战争派作家，公开抨击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鄙陋”和缺乏为“圣战”服务的意识，为“狗屎现实主义”文学。在严峻形势下，以杨逵为首的一些台湾作家公开反驳。杨逵发表《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为台湾人现实主义文学辩诬，维护了战时下台湾文学的尊严。

环顾当时日帝支配下的东北亚，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威暴下，在日本、朝鲜和伪满都有大量的作家——包括曾经抵抗过日本侵略政策

的左派进步作家,大面积向日本法西斯军部“转向”投降,写下不少支持日帝扩张政策的作品,至今成为日本与韩国文学史的耻部与痛处,无法清理。相形之下,台湾的转向附日作家只有周金波、陈火泉等极少数,作品粗糙、数量极少,影响不大。应该指出,自鸦片战争及日帝据台以来,“帝国主义加诸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台湾,中国文学中反映对帝国主义之抗争最为动人的作品也在台湾”(陈昭瑛,1996)。

五、克服民族内伤,坚持台湾文学的 中华民族属性

1945年8月日帝战败投降,10月,中国政府代表在台北正式受降,台湾从殖民地枷锁中解放。台湾人民在欢庆之余,自动地提出了去殖民化,积极自觉地推动“中国化”和“把我们的母语抢回来”的运动。在语言政策上,主张“恢复闽南话作为中国方言的地位”予以尊重与重权,禁止日语,从而在民族方言基础上推行“国语”(普通话)。

可惜国民党当局无心顺应当时全国性要求“民主化”、“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广泛舆情,加上接收日产官员贪渎成风,朋比为奸,1946年夏,国民党打响国共内战,致社会动荡、政治不安、民生凋敝。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民众的要求也是民主化、反内战、高度自治、和平建设。3月,国府当局以武装镇压,造成流血惨变,两岸民族团结与和睦受到重大内创。

但就在3月流血镇压后八个月,来台进步的省外知识分子歌雷、雷石榆、骆驼英、孙达人、萧荻等人,与团结在杨逵身边的本地知识分子欧阳明、赖明弘、周青、张光直、赖亮等人,以当时《新生报·桥》副刊为基地,热情洋溢地展开“如何重建台湾新文学,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无愧的一部分”的议论。经1947年11月到1949年4月长期论

议,取得了这重要成果:

(1)参与议论的省内外人士,即使在1947年3月血洗后,也取得了这重要共识,即“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2)省外作家和文论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30年代以迄40年代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的理论。

(3)对杨逵先生所主张深入台湾社会、深入台湾民众、写台湾人民生活与心声的作品,为当时所急切需要的“台湾文学”这一见解,议论各方都取得了共识。

(4)杨逵高瞻远瞩地提出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国际“托管”台湾,说凡有为“台独”、“托管派”服务的文学是“奴才的文学”,今日视之,尤有重大意义。

可惜的是,1949年4月,国府在台当局发动“四六事件”,逮捕台北进步学生和《新生报·桥》副刊的重要作家。杨逵被捕入狱,判刑十二年,给予当时校园内和文化界民主力量巨大的打击,“重建台湾新文学”之议论戛然而止,至今绝响。

六、反抗文学之恶质西化,主张台湾文学 复归于中国人立场和中华主体

反共文学和现代主义文艺自1950年后支配了台湾文艺界长达二十年之久,而弊端丛生:即极端的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对西方文论、西方创作技巧的恶质模仿,表现语言的晦涩,失去文艺创作上的民族风格和形式等,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

1970年保卫钓鱼台运动在海外激发了左右分裂。保钓左派推动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30年代以降文学和文论的运动。这运动头一次冲破了内战与冷战文艺的统治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大众

文学、民族文学的理论冲击着一代被西方现代主义统治的知识分子。1971年,留美回台的知识分子唐文标向台湾现代主义诗提出了严厉批判,主张诗歌的大众性和民族性,引起轩然大波,沉重地打击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威信。

1977年至1978年,国府当局以有人主张“工农兵文艺”的红帽子,扣向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大众性、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反对外来殖民性文学的一批人,在大报上搞点名批判,并筹开“国军文艺大会”,准备全面镇压。后来经过胡秋原先生、徐复观先生、郑学稼先生向当局力谏,才阻止了一场大的文字狱。

在这一场论争中,“乡土文学”派主张在思想上、创作方法上反对外来西方文论的统治,使台湾文学复归于中国人立场和中华文化,在创作方法上要深化现实主义,表现中华文学的民族特质与风格。

七、反动、反民族的80年代及其斗争

1979年,在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民族经济脱钩,而以独自の“国民经济”在依附外资下成长出的台湾资产阶级,有要求其阶级政治份额的“党外”反蒋、亲美、反共的“民主化运动”。1979年,这运动在高雄点燃了“高雄美丽岛事件”,冲毁了国民党长期的排外独占的政治。而由于美国护航,加上运动本身反共亲美性格,台湾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很快浸染了同样具有反共、亲美、反华性质的“台独”倾向。

1987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位,出人意外地利用政权资源全面推动“台独”反民族进程。2000年陈水扁取得政权,把反民族“台独”政治又推上一个台阶。

与之相应,“台独”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台湾有显著发展。“台湾民族论”、“爱台湾论”、“台湾土地与血缘论”、“台湾意识论”、“台湾主体意识论”等,一时沸沸扬扬,一定程度冲击了台湾政治和社会生活,取

得论述霸权。

而台湾文学界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文论上“台独”派提出了“台湾文学独特性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无关论”和“台湾文学主体性论”，基本上是“台独”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文学教育上，受到“台独”当局的直接支持，广设独立的台湾文学系所，宣传和教育反民族的台湾文学论，形势是严峻的。

另外，台湾当局“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也以丰沛的资金与资源，组建“国家台湾文学资料馆”，以台湾文学为“国家文学”。此外，并结交外国、特别是日本右派学者为反民族“台独”文学写书写文章、出版书刊，办“国际研讨会”，出钱出力为“支独”外国学者出书，鼓励他们为皇民文学史翻案，为“台独”文学论的建构出谋献策，形势也比较严重。

然而，十多年来，在反对净化和美化皇民文学的批判上，在反对以日本藤井省三为首的日本支独台湾文学研究上，在反对“台独”派以“台独”台湾史观炮制台湾文学史分期理论的斗争上，我们坚持了及时的，切中要害理论和学术的批判与斗争，没有让“台独”派占上便宜。

八、结 论

大约在1935年，即日帝窃据台湾已四十年，离日帝自台败退仅十年之时，台湾总督府编纂了《台湾警察沿革志》。其中第二大卷依据殖民地大量公安档案，历述自1920年代以降台湾反日抗日思想启蒙运动、民族运动、政治运动、阶级暨社会运动。在其总序中说，台湾改隶日本已四十年，但人民反日抗日运动前仆后继，殆无间断。究其主因，乃在台民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以中华五千年文化为荣。其原文如下：

……关于本岛(台湾)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方面仍沿袭旧貌,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民族意识……本岛人又视(福建、广东)为父祖坟茔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故自改隶后,……仍有一些本岛人频频发出不满之声,以至引起许多不祥事件,此实为本岛社会运动勃兴之主要原因……

(《台湾社会运动史》卷一,创造出版社,台北,1983)

这说明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为什么表现出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之根源所在。

中华文化独一的特质,在于它以汉字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典章、韵律、人文、思想体系。

这一文化体系,在境内成为强大的文化、思想及感情的凝聚力,藉以将以汉族为中心,边境各非汉族民族群体为成员,化育凝合起来,创造一个大汉族共同体的想象,而逐渐形成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我族意识。而在境外,一直达至19世纪中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崩解之前,在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法国入侵前的越南,都形成以汉字、汉语音及中华文化为主要根干的汉文化圈,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前面说过,中华文化泽被台湾始于16世纪的明郑。自斯三百余年以来,历经中国统一,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港,日帝割台后沦为殖民地,光复后又成为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前沿基地,至80年代又吹起一股自1940年初日帝“皇民化”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反民族的分裂主义风潮。然而正是在这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磨难中,特别激起了台湾近三百年来历代遗民和移民,以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积淀和基因,抗击外来势力,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认同,发而为历代不息的强

烈的爱国主义传统。

而从台湾文学史以观,台湾是帝国主义侵袭中国最集中、最严重的受灾区。因此,在国破家亡的现实中成长的台湾文学,不论是以传统体裁或现代体裁表现,其反映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誓不臣夷,而奋力抗击帝国主义的艺术表现、最大无畏、而且最动人的作品,较诸包括伪满在内的广泛日占区,也以台湾最多。

台湾文学有伟大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有强烈的以中华文化为根柢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台湾文学的骄傲。虽然在当下台湾文学正遭逢自 40 年代日帝“皇民文学”压迫以来未曾有过的反动,即反民族“台独”文学的逆流,但只要 we 坚持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不动摇,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克服一时的横逆,取得胜利!